

北京城郊一處傳奇遺址現身

公元前1046年二月乙丑日，吉時已到，武王姬發立於社廟前，100名勇士高舉著雲罕旗為先導，群臣環衛四周。統治近600年的商王朝已在昨日敗於牧野，末代商王帝辛自焚於鹿台，翦商大業已成。姬發感慨地顧視輔佐於左右的弟兄——其弟周公旦手持大鉞（yue），庶出的兄長召公奭（shi）手持小鉞，他們跟隨姬發一路東征，跨過黃河，今天和他一起舉行祭社大禮，向上天和商朝百姓宣告帝辛的罪責。

周武王滅商，建立周朝政權，史稱西周。為鞏固統治，周武王大封功臣與宗室，召公奭作為周初四聖之一，受封北燕，為西周鞏固北方疆土，抵禦戎狄。燕國是周王室的「北方屏障」，也正是燕國的分封使今天的首都北京擁有了西周記憶，這是它在歷史中首次被納入中原文明的治理體系，開始了城市化、華夏化的進程。

燕國，作為中國古代歷史上一個頗具傳奇色彩的諸侯國，從西周初年立國，到戰國末期被秦國吞併，在長達八百餘年的歷史中，經歷了漫長的蛰伏、短暫的輝煌，最終又走向了滅亡。與齊楚秦趙等大國相比，燕國位於中原文明的邊緣，歷史記載較少，許多細節湮沒在歷史塵埃裡。直到20世紀40年代，北京西南40餘公里處的房山琉璃河鎮準備建水泥廠，中國銀行職員同時也是考古愛好者的吳良才，發現此處遍地陶片，琉璃河遺址被發現，昔日的燕國浮出歷史。

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，幾代考古人躬身田野，燕史素隱，終現鱗角，方知召公封疆非虛傳。2025年4月24日，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審結束，「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」順利入選。

燕都遺址讓北京城自此有了生日。最新發現的內外雙城結構、首次在商周考古領域重建的平民家族樹、高等級建築群的規模與結構等等，均使西周城市複雜性的傳統認知被突破。作為目前發掘時間最長、面積最大、內涵最豐富的西周封國遺址，「琉璃河」也是西周分封制度埋在土中的證詞。

燕都現身

陽光暴曬的午後，一陣小風，就在赤裸的黃土地上兜起一片白煙，琉璃河遺址的考古人員，不停在探方刮面上灑水，好讓土變軟。一個兩三米深的「坑」周圍，散落著大塊鵝卵石，這是3000年前的大型水井，井筒深達13.2米。

水井正北，有一處大型夯土建築基址，基址東北部還有一處大型水井。大型夯土建築基址西周不同時期的總面積超過2300平方米，兩處夯井的面積均超過500平方米。「如此大體量的建築在整個西周時期都很少見，大型建築和大井的組合更是少見，這樣大體



量的水井為琉璃河遺址所獨有。」琉璃河遺址考古發掘現場負責人王晶對《中國新聞週刊》說。

形制如此之大且獨特，會不會是燕侯宮？幾乎每個到達遺址的人，都希望從考古隊員的口中聽到肯定的回答，但是，迄今為止並無確鑿證據出土，甚至，這處大型夯土建築基址之上，曾是一座恢宏的大殿還是由若干屋宇組合而成的建築群，也不得而知。這處基址的所在地，因為現代人類建築活動頻繁導致古代地層被破壞，遺跡暴露於表土之下，表面的建築信息幾乎全被摧毀。而琉璃河遺址的重大考古突破雖然是最近幾年，但距離它第一次被發現，其實已經過去了80年。

第一個發現琉璃河可能存在遺址的人，叫吳良才。1945年8月，作為中國銀行職員，他被派到房山琉璃河水泥廠洽談業務。路過一片明顯高於周圍的台地時，他發現遍地碎陶片。作為中國現代考古學家、龍山文化發現者吳金鼎的胞弟，對考古也頗有見地的吳良才覺察到這些陶片不簡單，於是採集了一大包，拿到當時的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，送給了蘇秉琦。蘇秉琦一見，幾乎立即斷定是商周的東西，無奈時局動盪。

1962年夏，已經擔任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蘇秉琦，安排學生實習時，又想起當年吳良才提供的線索，在他的提議下，北大考古學教授鄒衡帶著學生與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合作，到房山劉李店、董家林等地開展小規模試掘。根據這次試掘，北京市

文物工作隊在《考古》雜誌1963年第三期，發表了琉璃河遺址首篇考古調查簡報，其中，董家林遺址的斷代被初步判定為西周時代。

1972年，正在陝北插隊的趙福生以工農兵大學生的身份走進了北大。那時北大採用春季開學制度。「我5月結束插隊進入北大，學習了兩個月舊石器時代的知識，7月放暑假，9月1日再開學時，我們班40多個人就都被拉到琉璃河遺址田野實踐去了。」他對《中國新聞週刊》回憶。

邊干邊學是那個時期「時不我待」的選擇，這次學生實習卻意外拯救了琉璃河遺址。「我們到那兒不久，各地開始大搞農田水利建設，平整土地。劉李店那個村，推土機開始輪番作業。」趙福生記得，機器一挖，當年吳良才撿陶片的台地立刻被掀開，文化層被破壞了，「一個個灰坑露出來，看得特別清楚」。鄒衡急得去攔推土機，可是沒人理睬他，於是他連夜趕回北大，通過學校向當時主管文教口的領導人匯報。

推土機終於停了下來。「多虧了鄒衡先生。」後來擔任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長的趙福生感慨，琉璃河遺址這才保護了起來。劉李店的文化層已被挖開，雖然疊壓關係破壞殆盡，但文物仍在，鄒衡乾脆把學生都調去清理劉李店的灰坑。他們清理出不少西周時期陶片和高等級瓦片。「西周平民百姓的房子都是草頂，不可能用瓦。」趙福生告訴《中國新聞週刊》，通過這次發掘，鄒衡大膽推測這裡是西周燕國的始封地，琉璃河遺址為燕都的觀點首次被提出。

如果是燕國始封地，那麼必然存在燕侯大墓。鄒衡聽說，20世紀60年代村裡「老施家」挖菜窖的時候挖出過青銅器，就專門找了一組人到「老施家」的菜窖附近發掘，開出一條20米長的探溝，可惜並無收穫。若干年後，當燕侯大墓出土，趙福生發現，它距離當年鄒衡讓人挖掘的探溝最南端，僅相距十幾米。

1973年春天，北京市文物管理處、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房山縣文教局組成琉璃河聯合考古隊，開啟了琉璃河遺址的正式發掘。為了盡快揭開這處神秘遺址的真容，考古隊特意南下洛陽，請來了當時國內最有經驗的探工。幾年時間，經過大規模鑽探勘察，考古隊陸續發現了69座墓葬及車馬坑。商周時期，北京地區遠離中原腹地，卻有如此多的人被埋葬在這裡。幾座墓葬的填土中，陶器、青銅器、玉器陸續被發現。

西周燕國都城的神秘大門，終於緩緩打開。

「令克侯於匱」

聯合考古隊進入琉璃河不久，趕上黃土坡村修路，鐵路隧道南部的道路右側，接連發現251號、253號墓。趙福生記得，那時候的考古條件十分有限，墓坑較深，由於地下水位高，坑裡積滿了水。農村白天有幾個小時供電，電動水泵開足馬力排水，他們可以穿著及膝的雨靴，下到坑底，在水下徒手撈文物，晚上停電，大家就點著煤油燈，做點案頭工作。

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員田敬東印象裡，253號墓的發掘相比251號要「費勁得多」。253號的一半被壓在斷崖下，一半在溝內，已經發掘到很深，地下水冒出都還沒有見到器物，大家都有點沮喪，但又不甘心，想用洛陽鐘再扎一扎試試看。正往下紮著，突然有了發現，「我們考古人員有這手感，探鏟碰上東西，手感不一樣」。田敬東現在都還記得當時的興奮。「有東西！」大伙的精神一下子來了，在水裡繼續邊挖邊摸，感覺摸到了一個大銅鼎，但是三個鼎足紮在淤泥裡，嘍勁很大，兩個人往上拽都拽不出來。最後只能使用倒鏈再用繩子拴住鼎的兩個「耳朵」，上面有人拉，下面有人托。北京地區目前最大、最重的青銅禮器——董鼎，出土了。

折沿方唇，口微斂，董鼎造型大氣雄厚，更重要的是，鼎內還鑄有清晰的4行26字銘文，經考證，這段銘文講述了一個完整的故事：「董奉燕侯之命，到宗周（周朝首都）向太保（召公）奉獻食物，太保賞錢給董，董用賞的錢鑄造了這尊鼎。

董鼎的銘文，不僅證明了這裡就是三千

多年前的燕國都城，還佐證了《史記索隱》中的記載：「以元子就封，而次子留周室，代為召公」——召公奭雖然受封於燕，但本人留在都城繼續輔佐周王，派遣長子前往燕國。

在董鼎出土之前，251號墓出土的伯矩鬲蓋內及口沿內壁也鑄有銘文，大意是：「伯矩」受到燕侯賞賜，心裡頗榮耀，於是鑄此鬲。董鼎和伯矩鬲都成為北京城歷史之源的見證，而且對於西周禮制、飲食、書法等都極具研究價值，如今它們都成為首博的鎮館之寶。

251號墓和253號墓都為中型墓葬，該墓出土的青銅器銘文中指出的兩位人物，一個受到燕侯獎賞，一個代表燕侯千里迢迢去給召公送食物，他們應該都是燕國的貴族，甚至，董有可能是燕侯家族中非常親近的晚輩。燕國的家族墓地找到了，鄒衡曾經尋找的燕侯墓在哪裡？

1981年至1986年，中國社科院與北京市再度聯手，布方全揭露發掘了214座墓葬，21座車馬坑。其中，M1193號大墓引起了時任琉璃河考古隊隊長殷璋璋的注意，這座大墓有點特殊，它的四角有四條墓道，在安陽殷墟，帶有四條墓道的墓葬都是王一級的墓，但可惜的是，M1193號大墓的墓室中央，有一個圓形盜墓坑，一直盜到基底。

「墓主一定是身份很高的人，即使盜了我也要挖。如果盜光了，那是我運氣不好。」殷璋璋回憶說。1986年11月29日，考古隊收工的前一天，M1193號大墓正發掘到底部。嚴寒冬日，天空飄起雪花，為了趕在土壤封凍前將墓葬清理完畢，考古人員加快了速度。不過當看到直徑三米多的盜洞直達棚室時，大家的心都涼了。果然，墓室內的大多數隨葬品已被盜墓者掠走。

突然，負責墓底清理的工作人員眼前一亮，從墓坑東南部的泥水中發現了兩件完整的有長銘文的青銅器物——銅罍（lei）和銅盃（he），這個發現讓在場的考古隊員歡呼雀躍。

兩個月後，經專家銓鈐修復，這兩件器物立即名聲大噪，並被列為國寶級文物。它們的內壁和器蓋上都有銘文43字，銘文內容相同，只是行款稍有差異：周王說，太保（召公），你用盟誓和清酒來供你的君王，我非常滿意你的供享，命克（召公的兒子）做燕地的君侯，管理和使用那裡的人民。克到達燕地，這裡納入西周版圖，為了紀念此事，製作了這件寶貴的器物，並刻銘以記之。

這段銘文講述了「召公封燕」的全過程，其中「令克侯於匱」被認為是解決遺址性質問題的關鍵。根據銘文，這兩件青銅器被命名為「克罍」和「克盃」。M1193號大墓無疑是燕國第一位君侯之墓，但在墓主身份上，產生了一些分歧。殷璋璋認為M1193號大墓就是太保召公之墓，召公受武王的冊封成為第一代燕侯，並親自到任就封。不過他在成王、康王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仍在國都供職太保，死後才歸葬於燕國。另有一些學者認為，墓主人是召公的長子，代替他在燕國就封的「克」。

無論墓主人是誰，「克罍」和「克盃」銘文可以證實，這裡就是西周燕國的始封地。2021年，貴族「作冊奭」墓中出土一批青銅器，其中5件刻有銘文，其中一句是「太保壻燕，延宛燕侯宮」——太保召公來到這裡建城，在燕侯宮舉行祭祀儀式。不但再次確認了遺址的身份，還證實了無論首位燕侯是何人，太保召公本人都親自到達燕都督建燕都，可見燕國對於周王朝的重要性。

錢昆歐遊打油詩二

馬特洪峰

馬特洪峰雲繚繞，
晨光輝映峻高峭。
奇特不凡瑞士山，
遠道觀光客如潮。

